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Mao Zedong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with a pattern of concentric, glowing ripples, suggesting water or a celestial body. The overall tone is contemplative and historical.

毛
东

诗史

陈东林 著





国防大学 2 065 4278 5

毛泽东诗史

陈东林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诗史/陈东林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3

ISBN 7-5035-1547-3

I. 毛… II. 陈… III. 毛泽东诗词研究 IV. A8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551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94 千字 印数:8001—13000 册

定价:17.50 元

目 录

序：毛泽东与诗	邓力群(1)
第一章 问苍茫大地	(5)
立志出乡关	(5)
恰同学少年	(11)
天涯孤旅	(28)
百舸争流	(38)
第二章 唤起工农千百万	(44)
秋收时节霹雳起	(44)
战地黄花	(51)
赖以拄其间	(67)
而今迈步从头越	(82)
第三章 延安红旗飘落照	(91)
文武将军谁与似	(91)
数风流人物	(99)
一念救苍生	(113)

ZG34/32 10

第四章 大河上下鏖战急	(125)
凯歌奏边城	(125)
百万雄师过大江	(136)
第五章 换了人间	(143)
新元高唱	(143)
踌躇满志展宏图	(170)
冷眼热风	(201)
第六章 雪压冬云	(232)
梦中寥廓	(232)
寒梅傲雪	(255)
疑有精生	(278)
第七章 风雷惊世界	(320)
诗人南行	(320)
向孔子开战	(342)
凤凰涅槃	(359)

序：

毛泽东与诗

邓力群

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涌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也孕育了许多留下不朽词章的诗人。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像毛泽东这样，既有开天辟地的雄才大略，又有激扬文字的诸多瑰丽诗篇，集革命领袖与诗人于一身的时代伟人，可谓绝无仅有。他在奋斗不息的一生中创作的许多诗词，兴会淋漓，一代楷模，成为至今令人们激赏的史诗长卷。

应该说，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改造世界的革命家，其次才是一个热心诗赋的诗人。他的诗词，无不渗透着他领导中国人民在半个多世纪中与天奋斗、与人奋斗的激情。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对于毛泽东，可以说奋斗出诗人。离开了他的奋斗，他的革命事业，是不能真正领略他诗词里隽永的内涵和气吞万里的气魄的。这里只谈一些亲身的感受。

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当时，中国面临着黑云压城的严重局势。国外，除美国所纠集的半月形对华包围之外，更大的压力来自北方的苏联。1958年夏，赫鲁晓夫来华逼迫中国和苏联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把手伸向中国的主权；在国际上，他又以老子党自居，要各国共

产党同他们“对对表”，背着中国向美国承诺说服我们在台湾、核武器等重大问题上让步。他的这些主张遭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断然拒绝。赫鲁晓夫便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经济协定，撤回专家，中断援助。加上中国国内因“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抉择。所以，毛泽东在他的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反苏忆昔闹群蛙，
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
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
赤县原藏万种邪。

.....

在“滚滚寒流”面前，毛泽东的骨头是硬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骨头是硬的。我们选择了不畏强霸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诗词代表了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发表之前即在人民中传诵，不胫而走；正式发表后更化作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他写道：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从前句，我们看到了顶天立地的胆气；从后句，我们看到了坚信

未来的决心。同一时期，他的不朽绝唱还有：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联系到今天的国际风云变幻，这些诗句中值得我们咀嚼寻味的，也许还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深邃的预见。

不仅是毛泽东的政治寓意诗中蕴含着 he 投枪匕首式的战斗激情，他以山水为素材的诗句，也浸润着改造自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雄心。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其中有这样的描绘：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这是他用文学形式对长江远景规划表达出来的神往。他一直期待着能在长江三峡上建造起一座宏伟大坝，让孕育中华民族文明的长江以新的方式造福人民。1953年，他第一次巡视长江，就在长江号军舰上召来水利专家，询问在长江建坝的可能性。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他根治长江的决心更加坚定。以后，他多次畅游长江，不仅是为了锻炼体魄，更倾注着期冀实现人民夙愿的热情。由于客观原因，他的这个愿望在生前未能全部实现。但于1970年开工的雄伟葛洲坝，现在已经矗立在我们面

前，这也是他诗中宏图的一部分。

1954年我们在广州开会，当李富春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曾向在场的同志们深情地说到：将来我死了，三峡修成以后，你们要写篇祭文告诉我啊。现在，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经过反复论证，已经动工。我们吟诵起毛泽东的诗句，应该可以告慰他的英灵了。

在毛泽东的几十篇诗词中，像这样把个人诗兴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佳作，比比皆是。这是他诗词创作汲取不尽的源泉，也是他的诗词在他身后仍然被广大人民喜爱的主要原因。

研究毛泽东诗词，从文学艺术角度研究其中的古典文学造诣，鉴赏其中的艺术韵味，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结合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历史，研究他诗词中表现出的精神和气概，研究他用诗词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不懈追求和探索。

多年来，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党史工作者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耕耘，作了大量工作，收获了丰硕的果实。现在，又看到陈东林同志用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形式撰写的《毛泽东诗史》，进行一个新的尝试。尽管他的作品还不能称之完美和精深，但所进行的努力对于人们了解毛泽东和他的诗词，是很有益的。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集》，我想，把毛泽东诗词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教育结合起来，也应该是我们当前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下一代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写下了这些话，以表期望。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诞辰日改定

第一章 问苍茫大地

一九三六年冬季的一天，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一个人举起套在灰色棉袄袖子里的右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高声向听者——一个美国记者问道：“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的声音提高了一倍：“这里就有一个！”

从那个时刻向前大约四十年，一个诗人在南国山坳里呱呱坠地。

从那个时刻向后大约四十年，一个诗人在紫禁城中离开了人世。

他的诗词，创造着一个世界，也摧毁着另一个世界。

立志出乡关

一沟流水一拳山，
虎踞龙盘在此间；
灵秀聚钟人莫识，
石桥如锁几重关。

这是《毛氏族谱》里描写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一首诗。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家。几十年后，当他的名字震惊了世界的时候，粗识文字的乡亲们总要用这首诗来夸耀当地的风水。虽然，这样的诗句在各种姓氏的族

谱中随意可见，但早年流传得更广的是一首民谣：

韶山冲来冲连冲，
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
柴棍红薯度一生。

毛泽东的家庭，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用现在的话“土得掉渣”的农家。父亲毛贻昌，是一个朴实而又略带精明的农民，当过几年湘军，精通农务和商贩。他的志向，就是努力将自己已经濒临破败的家产再度扶起，买田，再买田……为此，他拼死拼活地劳动，锱铢必计地经营，终于在韶山成为一个小小的财东。母亲文七妹，也出身于农家，嫁给毛贻昌后，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女。与丈夫不同的是，她极富同情心，笃信佛教，常常背着丈夫把米送给讨饭的人。在父亲的督促下，毛泽东六岁起就参加劳动，十四岁便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父亲希望他继续用勤劳和精明，把家产不断滚大。

这是一个毫无诗意的家庭。

但是，毛泽东降生的时代，是一个熔炼诗人的时代。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二十世纪前后的中国，令人愤怒的事情太多了。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国被割去了台湾岛；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的战火，焚烧着北京、天津；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公然把中国的东三省作为战场厮杀。而文人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农民揭竿而起的义和团风暴，结局都是令人更加愤怒。腐败、耻辱、战乱、灾荒……笼罩着中国大地。

十六岁以前的毛泽东，还不知道这些山坳外的另一个世界。我们从流传的一些轶事，可以想见当时的毛泽东已然是一个聪颖的少年。据说，他七岁那年，随母亲去外婆家去拜年，看到耍狮子、

炖肉烧菜的春节景象，脱口念出了四句顺口溜：^①

狮子眼鼓鼓，
擦菜子煮豆腐，
酒放热气烧，
肉放烂些煮。

如果说这只是未脱稚气儿童眼中的形象表述，算不得诗的话，那么传说在他读书四年后写的一首关于天井的诗，确实有了韵味和寓意。一九〇二年，他开始在私塾读书。父亲的本意，是要他粗识文字，供记账之用。这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走出“白丁”农户的机会。一天上课时，毛泽东又把一本《论语》摊开，聚精会神地看起藏在下边的《水浒传》来。老师毛宇居，也是他的堂兄，气愤地将他拉出教室，指天井为题要他赋诗，如果作不出就要打屁股，还要告诉他的父亲。十三岁的毛泽东望着被青砖严严实实围砌着的天井，积水不满一尺，里面有几条从溪中抓来的小鱼在水底的鹅卵石上突来撞去……突然他感到自己也是这样地在挣扎。于是激动地说出了这样六句：^②

天井四四方，
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
小鱼围中央。
只喝井里水，

① 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第81页。

② 湘潭市党史办编：《毛泽东与湘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永远养不长。

令人惊奇的并非诗的整齐和清纯，有些类似骆宾王名作“鹅，鹅，鹅引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而是诗中强烈地流露出一不甘做井中之鱼，要走出这个小小世界的意愿。毛宇居心中暗惊，把这件事记了一辈子，直到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他们还谈起这件事。当私塾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时，毛宇居也极力建议他到东山小学去读书。然而，阻力主要来自父亲毛贻昌，要毛泽东留在身边做务农的帮手。于是，父子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毛泽东三十年后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幽默地回忆说：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

结果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不亚于以后他取得整个江山的胜利。因为如果他屈服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将减少一个改造社会的伟人而增加一个改造几亩土地的农夫。这次胜利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奋斗。“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①这件事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他八十岁的那年，他又对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感慨地谈起当年与父亲的斗争。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在私塾里读书时，毛泽东打下了“四书”、“五经”的基础，用他后来对外宾说的话，就是受了“六年孔夫子”的“毒”。这培养了他终生的文史兴趣，使他的文章讲话中常常活跃着古代典故和人物，充满生意。但是，当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被老师称作“闲书”、“邪书”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隋唐演义》等旧小说。他常常和村里的老人、小孩议论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人不同，毛泽东没有产生崇拜和迷信这些人物的感情。他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应该说，毛泽东这种用政治眼光读小说的特点是他自己的一个大发明，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过去的评点决不会涉及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至多像被杀的文人金圣叹那样，出于维护“造反”人物形象而将《水浒》“腰斩”。尽管毛泽东在晚年把《红楼梦》当做“政治小说”引起了“红学”的轩然大波，成为一桩没有结论的公案；尽管他同意康生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又留下了文坛的无数嗟叹。但不能不承认，他从小读这些书就独具只眼，不受羁縻，往往将作者的用意反其道而行之。正所谓“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

四年后，毛泽东十七岁，又经过一番斗争，他终于走出了家门，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临行前，他难以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留下了一首改写的诗：^①

①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原诗曾载《新青年》第一卷第五期，作者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毛泽东只改了两个字，用以抒发决心干一番大事业的胸怀。毛贻昌后来把夹在账簿里的这张纸送到毛泽东的外婆文家。建国初期，文家拿出了一本珍藏了几十年的毛泽东读过的书，里面的一张纸上便有这首诗。这是目前可以找到实物的毛泽东关于诗的最早文字。其实，诗的内容早已铭刻在毛泽东心里，终身不忘。六十年代，作为党中央主席的他听说有个将军以有病为由，不愿接受担任驻条件艰苦的非洲某国大使任务，又震怒地写下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托周恩来转交。结果那位将军羞愧难言，重新请缨，却为时已晚。毛泽东看不起恋栈的人。

有人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写了一首《咏蛙诗》；^①还有人说，这是他一九一〇年秋天面对入学试题《言志》改写的。^②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① 胡长水、李媛：《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② 《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10日。

哪个虫儿敢作声？

其实，这首诗的原作者是清代的郑正鹄。据《英山县志》载，郑是个为官清正的知县。此诗是他为弹压地方豪强而写的，带有十足的“官威”。将此附会为毛泽东应试改写，也是不确实的。据当年的东山学校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考题虽是“立志”，然而考的是做文章，并非诗赋，也断不能允许拿一首他人之作来应答。事实上，少年毛泽东的作文答卷，的确惊动了监考的学校和国文教员。当时，学生们大多写的是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的内容，毛泽东却抒发了自己心怀天下救国救民的抱负。考官连连惊呼：我们学校来了一名建国才！笔试虽好，口试却出了问题。毛泽东是湘潭人，而东山小学只收湘乡人。经过校方一番激烈的争论，东山学校毕竟是新式学堂，终于破格录取了毛泽东。

这样，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如同“井底之蛙”跃出方寸之地，大喊大叫，颇有些初闻世界不知天下何物难事的“虎虎生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留下的志向，这种要“压倒一切而决不被困难所屈服”的性格，在毛泽东身上始终出现，不曾消磨，正如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在一封充满叛逆性格的信中所说：我身上有些虎气，也有些猴气。虎气是为主。

带着这样虎视天下的雄心，毛泽东走出了乡关。除了改写的几首诗，他还没有自己的真正作品，远远称不上诗人。

恰同学少年

新式学校毕竟与私塾大不相同，不仅教授经书，还要学习自然科学、英语等“新学”。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大开眼界，奋发图强。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如《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都闻名全校。有个教员曾经留学日本，教音乐时向学生们介绍了一首日

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强盛，打败俄国海军的欢庆歌曲《黄海之战》，毛泽东很喜欢，在延安时，还称为“迷人的歌曲”，能背得出：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画图。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关心那次海战，使他倾心的，是与文言文歌词相比清新而又感情充沛的白话诗，更是日本人大振国威的爱国自豪。他多么希望中国也能“展现一幅新画图”啊！在东山小学，毛泽东最爱读的是倡导富国强兵的人物传记，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外国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卢梭、林肯，都是他景仰的英雄。为了向同学，也就是后来成名的诗人萧三借一部《世界英雄豪杰传》，据说还引出了一段对联佳话。萧三出了一个上联：“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并说对出下联才能借给，显然有轻视的意味。毛泽东略一沉吟，从容答道：“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半是规劝，半是讽刺。萧三一听，十分羞愧，立即捧出书来，从此两人结为好友。^①毛泽东对他曾说起书中的人物：“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通过表兄文运昌，毛泽东看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书报，十分入迷，对《新民丛报》连载的梁启超《新民说》还写下批语，

^① 湘潭市党史办编：《毛泽东与湘潭》，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6 页。